

【教师作品】

和张老师在一起的日子

邹平市明集镇初级中学 孙凡利

父爱如山，巍峨峥嵘。父亲节之际，谨以此文献给如父亲般的张志超老师。

张老师是可以称得上“一日为师，终身为父”。1988年，我升入明集初中，张老师刚大学毕业。张老师身高有1米75以上，梳着分头，绝对称得上是明集初中教师中的男一号。外界的大致评价是“人家像大姑娘一样”，这里面包含了更多内容，脾气温和、举止文雅、老实本分。

我被分在了六年级一班，张老师是这个班的班主任。在开学的前几天，我们几个离学校比较近的被张老师叫到学校去打扫卫生。我因为爱表现，很快便被张老师注意了，他问我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极其和善的语气，满脸的真诚，略带一点不令人生畏的严肃。我满心欢喜地说了我的名字，张老师“嗯”了一声后，就让我走了。我满怀欣喜，好像知道会有什么好事要发生一样。

到了正式开学的那一天，张老师又把我叫到面前说：“你来当我们班的班长吧。”当时，我又惊又喜，幸福来得太突然，既忐忑，又兴奋。由于以前没有当过这么大的“官”，一时激动地在张老师面前无言以对，只是很懵懂地“嗯”了一声，算是对老师的回答。当然，我当班长的光景并不长，七年级时，学校因张老师管不住我们这帮调皮蛋而被“罢免”了班主任，我的班长生涯也随之结束。只是张老师还一直教我们数学，直到毕业。

张老师像一位不善言谈的父亲，把爱的种子深埋心底。他犹如一头默默耕耘的老黄牛，拉着深沉的犁，辛勤地开垦着脚下那片荒芜的土地。寒来暑往间，往来耕作，不问收获，不计得失，始终

笃定坚实。当时，包括我在内的几个学生顽劣成性，“欺负”张老师“老实”，有时候更是得寸进尺。

记得那是一个秋天的夜晚，我和另外几个学生违反纪律，被张老师叫到了他的宿舍。那天晚上，他满脸“恨铁不成钢”的愤懑，不满于“随风潜入夜，润物无声”般的感化对我们无济于事，他非常失望地指着小高同学的头说：“没想到你竟然这么不争气。”当时刚考完试，小高同学贪玩成性，无心学业，成绩跌落谷底。张老师脸色煞白，说话的分量很重，声音几乎要颤抖起来。

轮到我和另一位高同学了，我俩在班里调皮捣怪，常惹众人忍俊不禁，且乐此不疲。特别是在英语老师的课上，我俩极尽捣怪破坏之能事，刻意制造的不雅之音经常此起彼伏，遥相呼应，搞得全班大笑，而老师碍于不便启齿之事，就对此不了了之了。这时，张老师稍微加重了语气说：“你们俩干的这叫啥事，丢不丢人啊！”而我们早已顽劣成性，老师语重心长地教导并未让我们心生悔意。

恰巧，这时从外面传来了几个学生发出的怪里怪气的声音，惹得我俩欲笑又止，不敢发声，就站在那里憋着，于是我们不约而同地借此发挥，顺机点头，装出一副幡然悔悟的样子来，企图蒙混过关。也许是我们的表演成功了吧，张老师看着我们俩“诚于中，形于外”的表现，就没再说下去，叫我们回教室了。当时的我竟然觉得自己很有表演天赋，现在想来，真是无地自容。

初中毕业后，我升入魏桥高中，我们之间似乎有冥冥之中的缘分，张老师的

工作发生了变动，也调到了那里。记得某日的中午，我拿着一个从集市上买来的橄榄菜来到张老师的宿舍，说：“老师，能给我炒炒吗？”他很热情地说：“当然。凡利，可惜啊，我这没肉了。”边说边切菜。他宿舍里用的是一种需要像给自行车打气一样的炉子，切完菜，张老师先往炉子里打气，然后点火炒菜。他边和我说话边慢慢地翻炒，就像在教室里上课一样，专注而投入。对于一个他曾经教过的学生，仍像一位父亲一样，不觉中让你感受着他的真诚与热情。

岁月流转，老师的接力棒交到了我们的手里，我大学毕业后也踏上了教师的岗位。师生情长，恩情难忘。多年父子成兄弟，每次师生团聚我们既把张老教师尊为长辈，也把他当作朋友。在一次聚会中，张老师无意间略显无奈地感叹道：“六年级入学报到时，你们的家长对我说‘老师，这孩子就交给你了’这句话，心里沉甸甸的，觉得自己的工作无论如何要对得起家长的这份信任和嘱托。回想这句话，现在总觉得对你们有所亏欠，因为当时刚参加工作，没有经验，所以心里一直存着愧疚。”听到这里，我的心里涌起了一阵幸福的酸楚。

与老师相处的那些往昔岁月，诸如向老师“打小报告”、看到老师上课汗水浸透后背、考试作弊被抓、因捣乱而挨批、查看成绩单上的期末评语以及找老师一起炒菜等等，犹如蒙太奇般在脑海中迅速闪过。虽只是一瞬间，却成为了永恒的记忆。

【学生作品】

槐花饼

邹平市魏桥实验学校 李佳禾

一棵沧桑的槐树伴我走过了一个个四季的轮回，一抹裹挟着色彩的芬芳，与我一同度过了飘香的童年，槐树下是奶奶慈爱、期许的容颜，槐花里是一段温情、柔和的岁月，一切的一切都是岁月的珍藏。

小时候，奶奶经常陪我一起玩捉迷藏，可是每每我藏时都能被奶奶找到，可等到奶奶藏时，我却怎么也找不到，不禁号啕大哭起来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奶奶就会忙不迭地从某处现身，急匆匆地跑过来哄我，并许诺给我做槐花饼。不知为何一听到有槐花饼，心里就像是吃了蜜

一般甜，泪水一下子就消失得无影无踪。

每年春夏末初，院子里总会飘逸着清淡的香味。我不由得驻足在家门口的那棵槐树下，抬头仰望，乍一看，树上宛如一串串的素色灯笼，在风中摇曳。一簇簇黄白色小花挤在枝头，以绿叶为霓裳，争相炫耀优雅的姿态，演绎特色的舞蹈。鸟儿陶醉于这场槐花的盛宴中，盘旋在枝头唱着嘹亮的赞歌。我的小眼睛随着它们的舞蹈不断眨着，闪烁着期待的光芒。空气中裹满了槐花的香味，一波一波地涌入鼻腔，我一整天都被这清新、甜润的味道环绕着，槐花把院子里的空气都酿成了蜜。

奶奶紧握着长杆子勾取槐花，我则在一旁，拿着竹篮，不停地转来转去，一会儿转到左边，一会儿转到右边，满心欢喜地等待着槐花落入篮中。花串伴着花瓣，如洁白的雪花纷纷飘落，给大地盖上了一层厚厚的棉被。

奶奶把一串串还带着露水的“铃铛”串或一颗颗蝴蝶样的槐花瓣放进篮子里，仿佛把满满的幸福也一并装了进去。待到装了满满一竹篮后，奶奶才带着心满意足的神情，缓缓地回家门走去。我亦步亦趋，紧紧地跟在其后。

来到水龙头下，奶奶把槐花一撸到串头，花瓣堆满了水盆，只剩花梗光溜溜的、一条条的，孤独地被当作垃圾收走。水盆里的槐花瓣被奶奶轻轻地揉搓着，直到洗得一尘不染，光洁水润。控干水分后，再给花瓣扑个“粉”，奶奶不停地搅拌着，一朵朵槐花在面粉里打滚、嬉戏，而后再调入鸡蛋、水、盐、五香粉。本还想再细细研究槐花饼的做法，可奶奶生怕热油溅到我，宠溺地把我推出了厨房。

我静静地等待着即将出炉的槐花饼，心里别提有多快活了。我仰在躺椅上，鸟翼划破云层，一束束阳光倾泻而下，给万物镀上了一层金黄，厨房里时不时传来的清香，牵动着我的心弦。

没过一会儿，奶奶就端出一盘槐花饼，清香味扑鼻而来，使我欲罢不能。我拿起筷子大快朵颐地吃起来，咬一口外酥里嫩，清香可口，槐花的味道在嘴里蔓延开来。一不留神，我就把那一整盘的槐花饼都吃光了，奶奶似乎被我的食量惊到了，笑着说：“小馋猫吃这么快干吗？又没人和你抢，别噎着了。”我不好意思地看着奶奶

说：“只是太好吃了，一时没忍住而已。”

后来吃过妈妈做的槐花饼，但是我觉得却没有奶奶做的美味。现在，我再也不吃不到那心心念念的槐花饼了，因为奶奶躲在了小盒子里，我再怎么也找不到了。然而，每当槐花盛开的时节，每一朵槐花似乎都包裹着奶奶的爱，如影随形地陪伴在我的身旁。

（指导教师：焦玉锦）

学生作品

美文 绘画 书法



下载品质滨州
畅享品质生活

鲁北晚报

11-15

2024.11.12 星期二

责编：张连利

邮箱：sdlbwb@163.com

简雅语文专栏
JIANYAYUWENZHUANLAN

